

01445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地方志丛书

RETROSPECT TO JUNGAR AT THE BEGINNING
OF 21TH CENTURY

农六师垦区·五家渠市志

附录

世纪回眸
淮蒿台

策划 张勇 王顺清 主编 田业平 梁铁军

新疆人民出版社

世纪回眸 淮 荡 今

农六师史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寿臣							
主任	王继亮	李勇先						
	(历任)	华士飞(1996.4~1998.6)	梁富仁(1996.4~1998.6)					
		周敬纯(1998.6~2001.1)						
常务副主任	张勇							
	(历任)	王顺清(1998.6~2001.2)						
副主任	陈萍	徐藏洲	杨福林	张林泽	孙承云	易正伟	温泉	
	田业平							
	(历任)	岳有堂	梁铁军					
委员	于尚志	辛正强	张光华	孙新民	柳德亮	胡国栋	刘毅	
	杨云祥	徐金石	董俊全	李守谦	郭勇	宋晓云	文选	
	夏存应	冯小丽	王可夫	张新彦	董庆利	张治书	韩慎忠	
	王克俊	陈先绪	张炳银	田万海	李秀贞	张卫	谢帅	
	贾中升	胡永芬	刘宁	杨经纬	韩国庆	乐美钥	赵俊霞	
	王建荣	李金平	朱蔚霞	陈启镛	周卫东	戴增和	秦克勤	
	高华生	张静	文定讴	巩成栓				
	(历任)	高保忠	王志信	邬山梅	聂青山	孙筱祯	田春西	
	赵纯才	赵鹤林	管介生	王志耕	高德荣	肖家龙	何亚雄	
	方德润	张全有	沈骏	刘剑	张景良	张立强	于超佐	
	徐秀玲	何建民	谢金仓	李长春	冯毅	曹军	梁新民	
	王旭	史志学	姜文义	王保	刘少春	邓伟	乔成才	
	王海忠	史学录	李明善	孙中全	胡玉成	陈炳直	孟建平	
办公室主任	高华生	(历任)	杨经纬		副主任	巩成栓		

《农六师垦区·五家渠市志》编纂人员

总纂	文定讴	副总纂	张永喜
编辑	汪恭良 蒋恕	李尚朴	王爱华
编务	樊艳 巩莉莉		

农六师史志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王寿臣							
主任	王继亮	李勇先						
	(历任)	华士飞(1996.4~1998.6)	梁富仁(1996.4~1998.6)					
		周敬纯(1998.6~2001.1)						
常务副主任	张勇							
	(历任)	王顺清(1998.6~2001.2)						
副主任	陈萍	徐藏洲	杨福林	张林泽	孙承云	易正伟	温泉	
	田业平							
	(历任)	岳有堂	梁铁军					
委 员	于尚志	辛正强	张光华	孙新民	柳德亮	胡国栋	刘毅	
	杨云祥	徐金石	董俊全	李守谦	郭勇	宋晓云	文选	
	夏存应	冯小丽	王可夫	张新彦	董庆利	张治书	韩慎忠	
	王克俊	陈先绪	张炳银	田万海	李秀贞	张卫	谢帅	
	贾中升	胡永芬	刘宁	杨经纬	韩国庆	乐美钥	赵俊霞	
	王建荣	李金平	朱蔚霞	陈启镛	周卫东	戴增和	秦克勤	
	高华生	张静	文定诩	巩成栓				
	(历任)	高保忠	王志信	邬山梅	聂青山	孙筱祯	田春西	
	赵纯才	赵鹤林	管介生	王志耕	高德荣	肖家龙	何亚雄	
	方德润	张全有	沈骏	刘剑	张景良	张立强	于超佐	
	徐秀玲	何建民	谢金仓	李长春	冯毅	曹军	梁新民	
	王旭	史志学	姜文义	王保	刘少春	邓伟	乔成才	
	王海忠	史学录	李明善	孙中全	胡玉成	陈炳直	孟建平	
办公室主任	高华生	(历任)	杨经纬		副主任	巩成栓		

《农六师垦区·五家渠市志》编纂人员

总 纂	文定诩	副总纂	张永喜
编 辑	汪恭良 蒋恕	李尚朴	王爱华
编 务	樊艳 巩莉莉		

目 录

代序:读刘一村《游五家渠》一诗有感/华士飞/1

进军新疆/李凤友/3

屯垦准噶尔/罗元发/6

和平渠礼赞/马秋庆/11

南山剿匪/袁学凯/15

北疆剿匪亲历记/岳云芳/21

匪首乌斯满游街示众散记/王震宇/27

唐梯的第一课/杨森太/29

程悦长师长/王五胡/31

女拖拉机手任桂兰/邓 普/36

为牧民除害/姜 苏/38

生命的火花/王五胡/39

病床上的歌/王孟筠/49

战士和边疆/孟丁山/57

红灯报/李村人/62

爱管事爷爷/王 旭/63

张宝珊让胎记/王建华/64

后继人/袁传仁/65

不夺高产非好汉/孟丁山/67

心中烈火在燃烧/文定诤/69

来自黄浦江畔的姑娘/张明发/71

冯琳琳/王 旭/74

走在田野的路上/任文忠/78

迎春曲/兰学毅/82

创业五家渠/余开伟、雷元波/84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姜 胜/91
“马背教师”古丽江/鲜于泊沙/93
五月玫瑰照眼明/刘佩芳/94
光荣属于开拓者/梁彤瑾/97
绿色的种子/王 旭/98
白衣天使杨薇薇/孟凤英、朱玉来/101
台灯/铁 宇/103
晨星灿烂/龚昌盛/105
晚霞的色彩/裴运博/110
科技夫妻/刘 喃/117
爱的承诺/文定诤/118
阿肯弹唱会散记/王 旭/120
我在曼谷世界粮食日庆祝大会上发言/张赴先/123
这里有片苦豆丛/麻惠莲/125
藏在心底的曝光点/轩辕冬艳/126
啊,小木屋/秦植梅/128
这里令人神往/潘美玲/129
石之声/林 格/131
母亲的粽子节/段海晓/133
香甜的绿洲/刘 喃/134
情满天山路/张生生/136
这不是梦/魏钢焰/139
王震将军在五家渠的几件小事/魏新安/143
小镇史话/王伯龙/147
火红的红柳花/铁 宇/149
历史在这里凝聚/众 灵/152
《红花开遍天山下》编写琐记/李 桦/153
同奏迎春曲/赵梅筠/156
东风夜放花千树/众 灵/158

火红的枫叶/闵长庆/160
她,热恋这片黄土地/范家昌、纪 旭/164
老师长的故事/徐金石/166
西泉风情/李 樱/168
夕阳红/于智慧/170
外来户/包 艳/172
蔡家湖人/肖文才/174
兵团人在索马里/姚军灵、杨彩凤/176
多彩的追求/秦克勤/178
探险勇士——崔迪/何常强/180
难忘“过粮关”/张奎魁/184
吸尽西江水 喷作百道泉/张继武/186
农场小街/鲁迪丹/189
有个女孩名叫洪娟/龚培德/191
副委员长心系哈密瓜/梁新民/194
风雨梧桐镇/李 桦/196
连队的故事/龚培德/202
鲜活的心灵/王 旭/205
女企业家王素珍/梁彤瑾/207
蓝裙子飘起来/张新慧/210
最后的风景/柳 河/212
摘绿/曹坚真/214
写给爸爸的信/库丽思盼/215
慈父如山/马立新/216
最美的还是夕阳红透/秦克勤、李天星/218
初为人父/赵浩德/220
心血凝聚在跳动的琴键上/徐金石/222
大漠忠魂/张新慧、柳 河/224
金石奇缘/吴晓明/227
他乡没有雪莲花/库丽思盼/230

- 49 颗红心凝聚成的爱/鲜于泊沙/231
- 诗联园地绽奇葩/段恒达/233
- 想起发糕/张新慧/235
- 毛主席书僮夫妇的靓丽人生/龚培德、戴增和/236
- 中国第一骑兵团旅长的爱情故事/龚培德、戴增和/241
- 我为追匪留镜头/李中扬/248
- 最是难忘故人情/李 桦/250
- 天津支边青年在北塔山/庠 普/254
- 一个老八路的情怀/章方顺/259
- 白发丹心照神州/楼广印/261
- 劲旅出骁将/文定诤/263
- 他乡之雨/皇甫志辉/265
- 穿的变奏曲/李本孝/266
- 愿渤海生态悲剧莫再发生/蔡安乐、朱玉来/268
- 我们需要什么/文定诤/270
- 来自抗洪第一线的报告/邓 杰、张新慧/273
- 礼物/杨经纬、文定诤/276
- 为了大地的丰收/衡淑侠/279
- 情满北塔山/王 旭/282
- 走近法官赵萍/龚培德、衡玉柱/289
- 今生有缘,爱的天空没有残缺/龚培德、苗 军、王 柱/292
- 探访垦区风光/文定诤/297
- 就爱这片热土/周玉华/314
- 我为和平渠拉石头/刘复汉/316
- 新湖精神大写真/李本孝、董亮全、高 雄/317
- 戈壁白头草/王东升/320
- 又见母亲/于春华/322
- 谁遣长龙到新城/众 灵、袁 凯/323
- 融融春风暖人心/何常强/325
- “北塔山,你好!”/何常强/329

代 序

读刘一村《游五家渠》一诗有感

华士飞

读 2000 年 9 月 27 日《兵团日报》，得知老领导刘一村游五家渠，兴致极高，并挥毫赋诗。刘老年届九旬，对军垦事业仍一往情深，令我等晚辈感奋不已，不揣浅陋，步原韵学赋一首，以表对革命前辈的敬仰之情。

大军进新疆，倥偬岁月稠。

当年新四旅，功勋炳千秋。

戍边且屯垦，创业在庭州。

引乌^①济青湖^②，春水万世流。

今游五家渠，美景不胜收。

4

附 刘一村原诗

昔日五家渠，而今万户稠。
铁马^③风尘旅，在此立千秋。
奉命建军垦，黄沙变绿洲。
泛舟猛进湖，鱼跃浪花头。
碧波常荡漾，岁岁庆丰收。

2000年9月27日《兵团日报》

①“引乌”，引乌鲁木齐河的水。

②“青湖”，青格达湖，即猛进水库，兵团最早兴建的水利工程之一。

③“铁马”，新四旅代号“铁流”。

进军新疆

李凤友

解放战争中,七七一团编到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新四旅(后改为第一野战军第六军十七师四十九团),在彭总指挥下,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纵横驰骋在西北战场,参加了许多著名战役。解放兰州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战。在兰州战役前,毛主席、朱总司令指示一野:兰州一经解放,你们必须乘胜追击河西走廊的残敌。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部队征尘未扫,在彭总的指挥下,我们第六军同第三军、第四军一起,挺进河西走廊,追歼国民党军残部解放大西北。

穿越古代丝绸之路

七七一团9月3日离开兰州北渡黄河,踏上新的征途。部队每天走七八十里,经平城堡、松山城,翻过乌鞘岭,16日抵大靖。部队继续前进,20日进到武威(古凉州)地区。这里北临大沙漠,千里浩瀚,南依祁连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中间夹着一条东西走向的狭长地带,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河西走廊。在这里,有稀疏的居民点,有大片的沙漠、戈壁,古长城和兰新公路时而平行,时而交叉,这就是古代的丝绸之路。从公元前二世纪以后千余年间,大量的中国丝织品都经过这里西运,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多通过此路;这也是我国内地连结新疆的纽带和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河西地区由于国民党政府、封建军阀的长期压榨、盘剥,当地生产落后、经济贫困,部队行进路上满目荒凉,人民饥寒交迫,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这凄惨的情景,激起了干部、战士的阶级同情心,纷纷把自己仅有的替换衣服、鞋袜和干粮袋里的余粮,送给沿路的贫苦群众。这也进一步激起了部队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救人民的豪情。

河西走廊地贫人稀,村庄零落,缺水缺粮,风沙迷漫,部队连续行军,走沙漠,越秃岭,涉小河,依靠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一切困难踩脚下。团领导和政治机关号召干部、党员帮助群众,老战士帮助新战士,帮思想、帮生活、帮行军,保证不掉队。各级干部千方百计使战士吃饱睡好,每到一处督促战士烧水洗脚。六连(在冀南根据地时被群众誉称为“铁帽二中队”)有个解放入伍的战士,行军中滑倒,把随身带的雷管压炸,负了几处轻伤,班长替他背着枪弹、背包、干粮袋,扶着他跟随部队前进。部队在大路上行进,有时连或排聚成方队,边走边讲各地的胜利消息,表扬好人好事,大家谈古论今,讲故事,说笑话,互相拉唱歌,歌声此起彼伏,指战员们斗志昂扬。九连被评为“千里行军巩固部队模范连”。

凭吊西路军浴血战场

部队沿河西走廊行进,看到许多往年的战斗遗迹。这是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和三十军共21000余人,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创建根据地,伺机打通国际路线的浴血战场。这些来自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宁都暴动的英雄儿女,孤军深入,与优势敌人反复拼搏,无日不战,冒白刃,餐风雪,不畏牺牲,不怕流血,英勇奋战4个多月,消灭马家军25000余人。但是,在后期,我军遭敌重兵袭击、包围,无根据地作战,人员和装备只有消耗而毫无补充,终于弹尽粮绝,人员伤亡惨重而失败了。他们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革命部队。

七七一团卫生队长易毅同志是当年西路军失败时的一位幸存者,当时他跟随李先念等首长率领的千余人队伍,突出重围,沿着祁连山穿过戈壁滩向西跋涉,经40天艰苦转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新疆。可是这支千余人的队伍,只剩下几百人了,易毅同志是这里边的一个,这次西进中他成了很好的解说员,向大家介绍当年自己的见闻。武威、四十里铺这一带有许多弹痕枪眼,据说西路军曾在这里坚守阵地,奋战3天,杀伤敌两千余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也奋勇参战,临危不惧,血战到底。在永昌城,红军曾用水浇城墙,把它冻成冰墙,杀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并击落敌飞机一架。在山丹,红军多次击溃进攻之敌。我们部队在行军途中,常遇到一些西路军失败后流散的男女战士,各级首长都亲切地进行慰问,请他们讲解当年英勇杀敌的情景,向他们介绍目前的大好形势。当他们知道七七一团也是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时,感到特别亲切,向亲人们诉说西路军失败后自己的悲惨遭遇。团的领导和机关给他们留下银洋、粮食、衣物等,鼓励他们团结群众,努力生产,建设新中国。沿途的耳闻目睹,使部队受到深刻的教育,要学习西路军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优良作风,要为西路军战友们报仇,坚决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大西北。

大开洋荤,空运迪化(乌鲁木齐市)

部队长途跋涉,10月初到达酒泉地区。北京刚举行了开国大典,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干部战士群情激奋,欢声笑语,庆祝胜利。在这里还传来了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归向人民。这一个又一个喜讯鼓舞着部队,要迅速西进,把五星红旗插到祖国的西北边疆。

在酒泉,我们第六军奉命脱离第二兵团,转隶第一兵团,进军新疆。部队全面展开了进军新疆的思想和各项准备工作。这时内地正是金秋季节,此地却已进入初冬,新疆是个什么样子?大家有许多疑虑。有的传说新疆冷时解小便须用棍子打,不小心要冻掉耳朵;夏天沙地里能烤熟鸡蛋,墙上可以烙饼。有的听了当地民谣:“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戈壁滩,往后鬼门关”,怕回不了内地老家;也有的说,新疆汉人少,女人少,语言又不通,担心找不到老婆,当一辈子光棍等等,不一而足。团党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在部队中深入进行了形势任务、民族政策和城市政策的教育,组织去新疆进行调查回来的先遣人

员向部队介绍情况,请易毅同志介绍自己在新疆的亲身经历,都很有说服力。同时,部队发了防寒的被服。经过教育,大家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早就有我党的工作基础,有占全国六分之一的土地,人民勤劳,土地肥沃,矿藏丰富,是我国的边防重地,需要我们去建设,去开发,从而扫除了疑虑,提高了责任感,满怀信心地去完成进疆的光荣任务。战士们说:戈壁滩虽冷我不怕,新疆虽远我为家;一片忠心为人民,愿将白骨葬昆仑。

新疆虽然和平解放了,但是隐藏在起义部队中的反动分子和国民党特务,阴谋策划起义部队叛变,一些匪徒仍四处骚扰,无恶不作,需要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上级命令七七一团(四十九团)为第一批部队空运新疆。干部战士感到任务光荣,任务重大,说过去只是挨敌人的飞机打,这次要坐飞机开洋荤了,大家很高兴,但也有人怕飞机掉下来或撞到山上。部队进行了乘坐飞机的常识教育,1949年11月6日起,部队开始在酒泉分批空运,12日全团到达迪化市,担负战斗队、工作队和生产队的任务,开始了部队征程的新起点,揭开了新疆历史上新的篇章。

七七一团(四十九团)初到迪化市,驻在建新营房(原盛世才的监狱),除担任守备、警卫和巡逻值勤外,还要做群众工作和进行春耕生产准备。当时正是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漫天飞雪,遍地坚冰,部队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有的挨家挨户掏粪,清理街上的垃圾,广积肥料;有的踏着及膝的积雪,勘察土地。1950年初,团长张江霖、政委穆博彦带领广大干部战士拉片石,准备修水渠。军师首长也常来参加拉片石的队伍。从三甫碑到安宁渠三十多公里,大家拉着爬犁,排着长龙,穿过迪化市大街,踏着雪地行进,身上挂满了冰凌,汗水浸湿的衣服冻成硬梆梆的“铠甲”,呼出的热气凝成白须和白眉。实际行动是最好的宣传,广大群众和起义官兵,把解放军的行动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人们在街头巷尾议论:“共产党的官和兵一样劳动,真是改朝换代了!”“这真是延安来的汉人,我们各族人民可信的朋友,亚克西!”“世道变了,新疆变了。”这有力地打破了敌对分子妄图把我军饿出或赶出新疆的美梦。迪化市许多居民、学生,甚至一些太太、小姐也上街和部队一起扫雪、清垃圾,有的还参加我们拉片石,军民关系,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部队先后调出一些干部到起义部队工作,到地方上建党、建政和建立群众团体。建设新疆,开发新疆,从这里开始了。

选自《铁流征程》

屯垦准噶尔

罗元发

1950年元旦前夕,一场大雪,巍峨的天山闪烁着鳞甲般的银光,家家户户的窗户玻璃上都结上了厚厚的雪花。然而,在迪化六军党委会议室里则热闹非凡,王震司令员来到我们中间,他对我们说:“同志们,毛主席给了我们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我们到新疆后,主要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要屯垦戍边,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开展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肩负起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工作队、又是生产队的光荣任务。”王司令员的话音刚落,会议室里的师团领导,按捺不住心情的激动。大家高兴地谈论着,部队即将转入生产战斗的设想,新疆粮食不能自给,需要靠关内运和从苏联进口来解决。人民解放军要驻守新疆,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当我们部队还在酒泉的时候,彭总就要我们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同志们纷纷献计献策,一致表示要继续发扬南泥湾精神,建设美好的新疆。魏志明主任在会后代表军生产委员会下达了生产建设的任务。他说:“全军除担负剿匪除特、维护地方治安外,还要大力进行生产建设。要以农业为主,进行大规模生产,首先要解决水的问题。因此,决定兴修迪化红雁池及哈密水利枢纽。”

我补充说:“全军在今年必须力争做到粮食、蔬菜、食盐、燃料、肉类基本自给。”军党委决定由军后勤部长郑云彪同志负责组织、管理生产。

四天的生产会议结束时,日历恰好翻到1950年元旦。会后,各路大军马不停蹄,纷纷开赴生产前线,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天山脚下的准噶尔盆地展开了。

初勘红雁池

部队进驻迪化城不久,一天早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一声宏亮有力地“报告”进来一个人:他个头不高,肌肉结实匀称,身着军装,脚穿青布鞋,浑身上下冒着热气。来者是原国民党西北军垦处秘书张泽林。

正当我想问他这么早就来有什么急事时,他已快步走到我面前说:“军长,陶峙岳将军有请!”

几天前,在一次庆祝新疆和平解放的联欢会上,我曾对陶峙岳将军说过,在他方便的时候,我想看一看迪化附近垦区原有的水利设施和垦殖情况。陶将军便欣然应允,并兴致勃勃地谈起他过去对迪化垦殖事业的愿望,他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才有可能励精图治,兴旺发达。解放军南泥湾屯垦,本人久仰,久仰!”

1949年,曾任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员的陶峙岳将军,在南京政府电令驻新部队除留一个旅担任防务外,其余内调的关键时刻,由于陶将军早已厌恶内战,同时,考虑到新疆地处边疆,情况复杂,军人撤走一旦发生变故,将会危害国家,贻害十万官兵和新疆各族人民。因此,他以种种借口明拖暗顶,拒不内调。为此,南京政府断然停发了他们官兵军饷。正当危难之际,毛主席派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同志密赴迪化,向他转示张治中的电报,阐明我党中央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和政策,让他相机行动。9月25日,陶将军率部起义,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那天清晨,我只带了侦察科长王正臣同志,一起随军垦处秘书张泽林前往陶将军公馆。我们用过早餐后,便同乘一辆美式吉普车出发了。

车子通过南梁、三甬碑,很快就到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新疆第一个水库——迪化红雁池水库。水利工程师刘宗赞同志早已恭候在那里。我们下车一看,水库大坝上下散乱地堆着无数片石,土红色的水泥遍地抛撒,整个工地一片狼藉。陶将军皱了皱眉头,显得十分痛心的样子望着我,为了冲淡此时尴尬的局面,我不太介意地说:“好像还没有完工吧?”陶将军无限感慨地说:“红雁池工程没完没了,”他指着大坝叹息着,“用金子也垒得起来罗!”刘工程师补充说:“钱确实花得很多,可要……”将军激愤地打断了他的话:“国民党就是腐败!包工头肥得使人担心他的肚皮都会被撑破的哟!”他生动地比喻,说明了一个严肃地问题。

我们站在红雁池水库大坝上,风不断地从雪山顶上刮下来,透着一股寒意。我看看这水库所处的地理位置,倒是十分优越,便问道:“这座水库能蓄多少水啊?”

“计划五千万立方米,”刘工程师回答说,“不过,从没蓄够设计容量。”

“为什么?”陶将军追问起来,“怪不得军垦处王信文处长总告你们不放水哟!”

“关键是大坝工程没全部竣工。”

眼下的一切都十分清楚了,我对他们说:“好吧,就让咱们一起共同来完成这一任务吧!”接着,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明年五月放水以前竣工怎么样?”

我的这些话,使在场的几个起义的工程技术人员听愣了。他们虽然嘴上没说什么,显然从他们疑虑的面部表情和瞬息的沉默来判断,他们各自的心里都会这么想:谈何容易哟!是啊,我们共产党人干工作,从来都没有想得那么容易。资金、人力、材料、工具……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去积极创造、去解决。

后来,我们还察看了高闸、低闸,特别是在引水渠那里,我们停留的时间虽然短,但我们谈的事情却很多。这里是天山雪水从乌鲁木齐河引进红雁池的唯一通道,而这一段又大多是土石垫方。处在高寒地带的新疆,冬季低温寒冷,引水渠易于冻冰,积压的冰块会很快阻塞而无法疏浚。一旦坍塌,库容之水既会造成水灾,也浪费了容蓄的水源,给开荒生产用水造成很大困难。陶将军见此,对刘工程师嘱咐道:“要注意啊!”

我只简单地提到:“水不足,明年生产就不能保证。请你们把各自的聪明才智拿出来,尽快搞个设计方案!”

已到晌午,陶将军还兴致勃勃地邀我再去查看和平渠。我们从燕儿窝到八户地,走走

停停,停停看看。对水渠的流量、渗漏,乃至坡度,总是品头论足地谈论。凡是有关生产和水利的问题,大家都感兴趣。我指着那与其说是水渠,倒不如说是戈壁滩上的自然流水沟槽差不多,问道:“能通过多大的流量?”刘工程师说:“最大六个水(即6立方米/秒)。”

我又问他:“能不能再大些?”

刘工程师摊开双手,颇为遗憾地说:“就是六个水,也从来没敢放过。再大,渠就冲垮啦!”

“你们哪,你们……”陶将军非常激动地指着他们。

“是不是可以把渠再扩大些,水的流量不就增多了吗?”我用探讨的口气问道。

“扩大!加固!解决的唯一途径,只有石砌渠堤。”刘工程师说罢停了一会儿,显得无可奈何的样子,又提出一个问题“可这石料呢?”

一连串的问题给摆了出来。我想,石头嘛,山里有的是,我们动员部队开山采石不就行了。然而,刘工程师还是将信将疑,他又问我:“就算你上山采集了石头,这么远的路程,用量又如此之大,怎么运到工地?”

刘工程师提出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陶将军沉默着,也在思索着。我想了一下指出:其一,我们可以请求上级派一些车辆拉运;其二,就是靠我们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罗!

时间在思索和沉默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突然,陶将军侧过身来,若有所思地对我说:“罗元发将军,我倒有个土办法,不知可取不可取?”接着他讲道:“过不了多少时间,就要下雪了。大雪封山,道路光滑,新疆老乡的爬犁就可大有用处了,到时候部队一出动,就是三国时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也是无法比拟的了!”听了他这番建议,我们确实感到茅塞顿开,便说:“好!陶将军的建议是个好办法。”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拉石头修建和平渠

1950年2月初,我从军区开会回来,推开办公室的门,见桌子上放着一张布告。我仔细一看,上面套红的醒目大字是:“修建和平渠动员令。”下面一排小字是:“1950年2月1日于迪化本部。”嗨!十七师的领导同志闻风而动,程悦长、袁学凯、张世功、冯配岳、李凤友等同志真是几员战将!我默默地想着,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军直属队也不能落后啊!

1950年2月21日,北风呼啸,冰封雪飘。为了修建和平渠,上至王震司令员,下到每一个战士,几千大军迎着风雪,向天山脚下进发了。我和张贤约政委、饶正锡副政委、陈海涵参谋长、魏志明主任、谢正浩副参谋长,还有十七师的程悦长师长、张世功政委,也一起上了生产第一线;警卫员支更申、杨根林也和我们一起拉着爬犁,像一条矫健的长龙蜿蜒游动。穿过迪化市区,沿途招来了许多市民观看,他们带着惊奇地目光询问:“你们这是干啥去呀?”

“拉石头修大渠。”我回答道。

“解放军也修渠种地?”

“边打仗边建设,这是我们军队的老作风啊!”

“你是个老兵了吧?”